

五种回忆

庞培 / 著



观照生命

——存在者丛书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五种回忆

庞培 / 著

观照生命——存在者丛书



PBJ 28/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种回忆/庞培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1

(观照生命——存在者丛书/侯健飞编辑)

ISBN 7-5033-1028-6

I . 五… II . 庞…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1267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字数:259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22元

观照生命——存在者丛书

五种回忆

庞培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自序

◇ 观照生命 — 存在者丛书 ◇

我以前找不到出版社来出我的散文，以至于我有点忘了，它们原来竟全是“散文”！因为长期以来，我花在诗歌创作上的时间略微多点，于是当我有机会自己编印——通过打字和油印——自己作品的小册子时，我曾把本书中相当一部分的文字当成诗歌来编（我固执地称之为“诗文”）。当那小册子成形——它的第一本在1992年底——我甚至有种幸灾乐祸的感情。就仿佛一个人坐在看台最佳的位置上在看两个都是他自己的球队比赛一样，他对比赛结果自然有种普通人无可比拟的

自鸣得意的兴奋。在那些我最初写下它们，同时又找不到任何一家杂志社发表的年代里，我的这两支球队就是“散文和诗歌”——至于看台上其他兴奋的观众看的是什么，那简直跟我已经无关。

如今，我的球队和看台还在，比赛名称、规则，观众印象却已经变了——我已恢复了无论在球队还是看台上普通而世俗的身份。我只好跟大家一样老老实实在地看比赛，老老实实在地看球。观众们、我的同行们每次比赛时甚至比我更快地发出“越位”或“进球啦”的欢呼！而且事实上这也已经是我的第二本书了，谁还会——或者故意，或者完全很自然地——不把它们当做散文来读呢？我开始怀念先前的孤独。更甚于今天的我内心深处写作它们时的那么一种清静。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本书的责编侯健飞先生，能够独具慧眼，花力气挖掘像本书这样贫瘠的矿藏，使我实在感激不尽，在此一并向他本人及出版社领导表示谢忱。

在过去的岁月中，我这把粗陋的、音域有限的乐器曾得到许多我在外地和江阴朋友们的悉心爱护。他们的支持使我得以在长期生活困难的境况下不至于失掉希望；他们的友情成为我勇气的来源——我也想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他们是：南京的韩雪、朱朱——前者的适度缄默和在文学上的修养一直以来是我诗歌鉴赏的明镜；而后者身上的克制和古典气质也给予我同样多的教益。以及——上海的诗人陈东东——他最先对我的散文给予体面的注目——在 1992 年，这样的鼓励对我更珍贵——同样，我

在广州打工期间结识的诗人杨子、黄灿然、筱敏、林贤治；我在马鞍山的朋友杨键；我在常州的朋友沙漠子，以及从南京去了北京的陈飙都在无人听取的情况下慷慨地朝我转过他们的耳朵，不仅细加辨听，并且显露微笑——一直以来都在坚定我写作的信心。

我还要感谢胡纯、周寅……他们是我在江阴的朋友。我的大量的手稿都请他们复印、打字，年复一年，我越来越无法找到感激的话语……

在同样多的勉励和支持里我还要特别提到诗人柏桦、树才、蓝蓝、唐丹鸿、海男……花城出版社的余红梅，以及《人民文学》的韩作荣先生。他们毫不犹豫地把我的声音推到一个相当开阔的空间，我只能请他们允许我以这样局促而简陋的方式，来表示我对大家永远铭记在心的友情和感激。

庞培

1998年春于江阴

目 录

◇ 观照生命 — 存在者丛书 ◇

自序	(1)
乡村肖像	(1)
在那去海边的路上	(59)
水月亮	(74)
口琴曲	(90)
春夜	(129)
小邻居	(143)
最深的乐曲	(148)
七个音符	(153)
西藏的睡眠	(269)
五种回忆	(309)
北门街上的死者	(362)
奇想录	(377)
后记	(410)

乡村肖像

◇
观照生命
——
存在者丛书
◇

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
像鸽子哀鸣。

——《圣经·以赛亚书》

乡村教堂

寒风在淤塞的泥塘，留下各式
各样冬天的垃圾。教堂的大门口有
一块空的水泥地，白天用长条木凳
和席子晒了些邻居的腌萝卜、咸菜、
面干。牧师是个 40 岁左右的胖墩墩
的妇女，布道词一连串地从嘴里蹦
出来，站在乡下的教徒和一台电子
管风琴之间头也不抬地说下去。晚

间，教堂大门上的铁十字映衬深湛的夜空，像一个威严神秘的符号。大门上的铁已经生锈了，上面的锈斑仿佛在晚风中移动。附近只有一条小弄堂已经算是在镇子外面。沿着这条弄堂一直走——教堂在弄堂中间——就会走到乡下，走到路面铺着黄沙、路边上长一排杉树的田野里。冬天的田野肃穆而沉静。月亮又大又圆，洒下一阵雾霭，也可以说是田里的寒气。天暗不久就万籁俱寂。田野中间有一条灰白、笔直的土路，你用肉眼看不过一指宽。夜里的冷风既清新，又陈旧，仿佛把上一年往事中的欢笑和哀怨都裹在里面。风里面有些微的草香……露水味道不似秋天里那样湿重，但仍隐约可闻。此外便是村里的土墙、犁沟、空气中消散不久的炊烟味道了。这种乡村特有的气味让你的灵魂奇怪地变得镇静、多思。夜风拂着看不见的脸上的皱褶，仿佛拂着树枝头的尖梢。附近镇上还残余着一家茶馆，厅堂很大，一式的方桌子，墙和顶板都是黑黝黝的，此外还有一家羊汤店、一家剃头店和一片老式的钟表铺——教堂就在钟表铺挂招牌的拐弯的地方。修女们照例是娴静的。你看不出她们身上有丝毫已献身教会事业的痕迹。她们的日常举止、穿着完全被附近的小镇生活同化了。如果说一定要指出什么——她们不过比镇上的普通老百姓、妇女们穿着打扮得更俭朴、更素，也更土一些。她们就站在那里，那个无论天气阴晴都显得暗旧的礼拜堂里，一只手里拿着扫帚，另一只手拿着本赞美诗，歪下头去若有所思。她们说话的声音很静、软、轻，但不柔，发音清晰、平实，不自觉地满怀着耐心——但少有期望。口

音是完全本地化了。逢到礼拜日，一些木讷的镇上居民和乡亲团聚在这里，在祈祷结尾处附和一声——“阿门！”那声音重浊、苦闷，满含着对生死、天命的迷惑不解。有时天气好，教众中几个年纪大的妇女会在修女的指导下，在教堂里面一大块靠墙的空地上，一边晒太阳，说着本地闲话；一边排演几个短小的宗教剧目。剧情照例是贯穿些简单的劝世箴言，场面倒也热闹不小。

肉 墩 头

街边上，肉墩头呈一字形排开。冬天风大，墩头两边就用条纹塑料纸或者帘布挂起来，挡好。墩头底座是铁架子，上面安放一整块厚实的大木板。有的干脆就是一大团锯开的树根。那树根朝上剁肉的面子上刀痕累累，而且随处堆满肉屑、肉末、血迹，一小段白生生的动脉筋管残留着，像是粗心的电工削下来漏在地上的塑胶管。一整片肉排血淋淋地摊开在墩头上，面朝过路的行人，旁边是剁下的神情悲愁的整猪头，以及下脚、板油、猪内脏；猪肝经风吹过，时间长了，面上有一层略略皱缩的灰白色薄膜。腰子、猪心都是酱紫色。色彩最为热烈浓郁的是一对刚从猪身上剥下来的肺，上面的色素、血筋密密麻麻，遍布两瓣肥硕的肺叶，再从中喷涌、凝固成大面积的色块，有的灰白、有的粉红，有的竟然呈现出奇怪的果绿色，中间还星星点点洒着深紫色斑纹，仿佛天空中的晚霞，又像海滩上涨潮时的浪沫。整个冬天，行人走过这个区域，都闻见

一种阴曹地府般的生板油和挂猪排的铁钩子上的锈味。墩头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个一脸豪气、说话掷地有声的中年男子，大肚子上顶着块邋邋遢遢的白围裙。每每你看他一眼，他就会把墩头上的各种猪肉摆弄二三下，嘴里念念有词，例如，形容他这边的肉新鲜，就说“还有热气呢——”你不小心把眼光瞟在一堆下脚上，耳边马上就有他瓮声瓮气的声音：“……上等货色，弄得干干净净——”之类。但也有可能站在墩头案板后面的是个女的，分辨不清她的年龄；身上和干这一行的男人一样脏（女性的特征似乎在这一行业里消失殆尽）。神情略有些呆滞，但也不定，反正既像是病恹恹，也像特别兴奋。眼睛直愣愣看着你，一般都有些别的女人没有的壮实和肥硕，但开口叫卖时声音明显没有男人来得爽快、理直气壮。偶尔有的也只是显出在努力学着装作这种爽快。

摇面店

摇面店房子已经快坍了——一阵狂风像是吹了一半，停掉了——两间通长的屋面，一头像掏空的口袋，突然往边上瘪下来。顶上的瓦也留下了某一年夏天雷阵雨用闪电和雨水搜刮过的影子。店里的阁楼——楼上地板已经拆空，房顶和梁显得又高又陡。到处都是灰尘和面粉——角落里是旧的白面粉，地面上是新的白面粉。阁楼的天窗，现在成了整个大厅的天窗——显得窄小而天真，也有点怀旧，但只要一有太阳，大面积的阳光就会透过天窗折射进

强烈的光线；一排排斜斜的光柱里飞扬着空气中许许多多静止的粉粒、尘埃，像封存在瓶子里的儿时的嬉戏。午间镇上一片静谧。一辆乡间的拖拉机在田埂头挣扎，不时喘息几声，又戛然而止。能听得见风吹着屋瓦缝里的草的声音。一名男孩去井台打水，水桶“哐！”地一声重重地撞到井壁上，然后拎上清冽的水，“啪哒啪哒”地走开。一个牵牛的老人正从镇的另一头走来，他要如此悠闲有致地穿越全镇，而落在石板和泥路上的牛蹄子声音清脆、笃实，仿佛孩子们相互之间稚气的许诺——相互赌咒并且加上天真诚实——在牛蹄子的声音里太阳光越来越热。干燥的青砖在墙上不安地（因为长时间缺水）蠕动。癞蛤蟆从一间坍塌的房子的废墟里翻出它青黄色的身子。镇上建筑物的阴影越来越清晰。摇面店所供应的成品：面和馄饨皮子，也越晒越干，散发出一阵干扑扑的生面粉香味。店里的顾老板——那又做老板又做伙计的老头——也像戏院里异常困倦的小丑，开始偎在店门口的树影和摇面机的铁的阴凉里打盹。他在那店里前前后后做了一辈子摇面生意，一直做到人老了，背弯了，店铺本身也快塌了……他没有子孙，整个人因常年的劳作而皱缩成了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同样，他总是乐呵呵的一个人，腰上面的白围裙从未看他解下来过。除了睡觉打盹，他似乎一直在忙前忙后、沉默寡言，逢人只是笑，给人的印象几乎像是个可怜的哑巴，但其实他并不哑，只是不大喜欢说话罢了。他跟小孩子说话，喜欢和小孩子逗着玩。顾客中只要有三两个小孩，他就会一边忙碌，一边从切面的案板上，从角落里摸

出几粒水果糖——他一定是到镇供销社事先买好的——他会满意地露出微笑，看孩子们接过糖块雀跃着跳到大街上，或者躲在大人身后。早年，摇面机是那种曲柄、齿轮带动的手摇机器，顾老板就两腿叉开趴在那儿摇。后来才添加了一台马达，用上了电。他的头发我小时候看就已花白了——但也有可能是沾上太多面粉的缘故，总之，他浑身上下都白：眉毛、嘴巴、耳朵……远远地看，活像戏台上化过妆的小丑，又像神情悲戚的苦命的病人——但小时候一到节假日，顾老板就变成全镇居民家里的“活宝”。要买馄饨皮子，早早就须去排队，而且家家户户都不约而同，遣自己家里的孩子打头阵。顾客中还包括方圆三四十里路远村子上的乡民。小小的摇面店一直到附近街上，都要弄得人头簇拥、热闹不堪——过一个年，顾老板至少要忙上一个月。平常他就很空，有时格外清闲，但在那一个月里，他得另外再雇人，至少要添两个外来帮手。因为全镇人和附近几十个村里的人家的面食皮子，都要出自顾老板之手。我长大后问过别人他的名字，但谁也不知道，而且回答的人脸上都有一种对我的问题觉得不可思议的表情，仿佛在说……哎顾老板就是顾……还叫什么名字……我喜欢那台曲柄的摇面机，喜欢那台齿轮均匀、精密而外形古怪（像欧洲中世纪的产物）的机器，除了底座以外，所有经过人的手常年累月抚摩的部位均已显得光可鉴人！尤其是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显得如此明亮、崭新，并且让人感觉到它黝黑光亮的外形底下有神秘的力量。我记得小时候我跟我哥俩人常来摇动它，即使不买馄饨皮子也要来玩

玩——当它转动时会有一种非常清脆好听的“哒哒哒哒……”的声音——仿佛成年后新买到手的自行车——不是有什么弹子，而是摇面机齿轮欢快地相咬的声音。机器内部也会偶尔传来轻微的叹息——而摇面的时候，从机器前部最细的齿轮那里就会吐出一丝丝白泛泛的细面。我小时候看那种机器吐出的细面，常看得心醉神迷，目瞪口呆！我不得不拼命思索，但也弄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暗自揣摩，那大概是我在世上最难获得的经验——像齿轮吐出的面那样精细、严密、神奇的经验，尽管顾老板的水果糖被我吃掉不少……一年年，摇面店昔日的市面和它的老板的模样、年龄一起衰竭下去。由于人老了，生意也越加清淡了。镇上又开办了新的规模更大的国营面店，顾老板的“店”一下子显得又小又旧，破烂不堪。直到在外面长大回乡那一年，我还看见那家老街的电线杆和灰尘中摇摇欲坠的摇面店，只是，它已经接上了可憎的电源，机器的声音也显得嘈杂古怪了。我走进店堂里，顾老板已经认不出我，他的眉毛上照例结着厚厚一层面粉。我们之间相隔有20年的岁月。他漠然地听边上人介绍我是谁谁谁家的儿子……老年一定摧垮了他的记忆和好脾气——我真想再回到那个儿时一条街的下午，一条牛的蹄声传遍全镇。我和我哥轮番摇动机器的光可鉴人的曲柄——那时人们来买面或皮子都要自己动手摇——机器发出唱歌般喀哒喀哒好听的声音。齿轮吐出一长条面的瀑布，顾老板蹲在瀑布跟前，底下垫一只盘篮，脖子上搭一块毛巾。每当那面条流泻到一定长度，他就用双手温柔的姿势上前去拢住、掐



断，堆进盘篮——街上吹过一阵五月里的风，到处都是麦穗、草地、田埂、山坳里的野蔷薇的香味，还有干面和湿面的香味——而就在我对此出神之际，一只成人的手就会在我的后脑勺上搓摸一把，推一下——有时这只结实而又健壮（但很冷）的手会一直落进我儿时的颈脖，直到我又气又恼，在检查过一遍自己的手掌心并发现一大层干面粉之后。

小学堂

在宽广的蓝天下，操场上的一排杨树只剩下青梢梢，麻雀叽叽喳喳围在那里叫着，像一阵阵被风吹乱的碎树叶。小学堂的音乐课教室有一架踏板风琴，令全校引为自豪，这样那些四下乡里的野孩子们不至于对着五线谱大眼瞪小眼了。这里距最近的镇子也有将近 20 里路。校长有一辆脚踏车，其余的教师大都是转眼就赤脚挽起裤管下农田的民办教师——只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一男一女结了婚住在学校里。男的教语文，女的教音乐。他们住的地方就在操场另一头，是自己砌的平房。窗框上的木头还是新的。有些顽皮的男孩子会趴在窗子边上往秋老师——疑作“丘”——的卧房里好奇地张望。他们会看到新的、花色漂亮的床单，和靠墙满架子的书。这种行为逢到被秋老师撞见，他的做法也和附近乡下的大人一样，用指节——如果追得上话——在那男孩的头顶心几乎漫不经心地敲一下。只是，他的嘴巴抿得更紧了。他走路总是抿着嘴巴。男生们仔细观察过他们的老师。他是个有时过分紧张、严肃的大人。有一个

他们从未见过的非常高挺的鼻子；头发发型也保养得很好，说话时表情一丝不苟。有时他情绪好起来，也会对着骄阳下的田野或天空的无边的湛蓝粲然一笑。那时他显得很神气、很骄傲。女生们只敢远远地站在操场上看，一边胆怯地垂下手指搓揉自己的衣襟。而他们一致认为从未见过比秋老师的妻子更耐心更温柔的女老师。她教他们唱歌、识谱。风琴踏板一动，教室的空气就随之震动，使这个乡间五月的午后既显得清碧澄澈，又令人昏昏欲睡。远处小学堂的围墙刷着大大的一行标语，仿佛那些字体要从石灰上脱落，振翅飞去。女老师在黑板前面的举止更像个留短发的女生。她讲什么东西都带上她独有的那种害羞而痴迷的口吻。学生们习惯于通过她讲课时的嗓音判断他们的老师的身体状况。她常常生病，也容易为自己嗓音的嘶哑、轻柔而脸红。然后，她丢下她那架美丽的风琴，带学生们到附近的田野去“体验歌唱”。人们传闻她的教学方法是古怪的，但在学生们眼里，却像他们的老师的长相一样迷人而可信赖。课间休息的铃声，全都由那名年老眼花的门房老头操作。他手里握着一只铜铸的摇铃，慢慢地穿过全校操场，走近教室区域，再慢慢折回。他从前是国民党的军官，参加过抗日战争，如今是个孤老头。铜铃声格外脆亮、清实，木柄上漆成红颜色。久而久之，连附近的鸟雀似乎也熟悉了这一连串“丁零当啷”不徐不缓的声音——仿佛从前在乡下走东串西的小贩一样——校长的脚踏车已经旧得咣当响。校长总来不及煞车——要是他沿路头遇见熟人——他那可笑的、乡下气十足的小个子总要冲过